

说说大收藏家李清照的藏品

□李开周

一、南唐后主李煜的藏品到了她手中

从李清照初婚，到赵明诚去世，二十多年当中，夫妻俩几乎不停地搜罗碑文拓片和字画古玩。两人的藏品，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至五代十国，内自首都开封，外达大理西夏，举凡书籍、图画、书法、器物、拓片、抄本，莫不涉猎。



李清照

这里仅举几件藏品：

1、宋初政治家兼书法家徐铉手书的小篆体《千字文》。

这件藏品，在李清照死后若干年几经转手，后来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购买并收藏。

2、北宋政治家兼书法家蔡襄的《赵氏神妙帖》。

这件藏品是李清照与赵明诚婚后，赵明诚做鸿胪少卿时从他人手里买到的，买时花了20万文。后来夫妇二人相继去世，没有后代继承，一生藏品四散殆尽。约一百年后，这件《赵氏神妙帖》流落到镇江，也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购买并收藏。岳珂买到时，见到帖上有赵明诚的题跋和李清照的印章，爱如至宝，决心永远收藏。

3、唐朝宫廷画家阎立本的《兰亭图》。

这幅画曾经被南唐后主李煜收藏。宋灭南唐时，宋太宗让人从南唐宫廷里取出，赏给了兵部官员杨克让。杨克让爱如珍宝，连传五代。其孙女周某去世前，把这幅画交给了自己的孙子周毅。周毅有一回出远门，怕这幅画被人偷走，交给朋友谢保保管。谢保是个烧包，拿着画到处显摆，被时任南京市市长兼省军区副司令的赵明诚看到，赵明诚说：“我借来看看。”一借之后，再不归还，从此成了他跟李清照两人的宝贝。

再后来，赵明诚病逝，李清照带着这幅画来到绍兴，在绍兴租了一个名叫钟复皓的市民的房舍，晚

上睡觉不小心，被房东钟复皓溜进房间，偷走一大批文物，其中就包括这幅画。后来钟复皓转卖偷来的文物，该画被时任浙江省长（转运使）的吴说购买并收藏。

4、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手书的《楞严经》。

白居易晚年信佛，抄经以做功德，《金刚经》、《楞严经》，都曾抄录。他死后，手抄经本成为至宝，被多家寺院供奉。赵明诚中年时曾在山东淄博当市长（知淄州），节假日去农村闲逛，在一退休老人家里见到此经，大喜。老人就把这部经送给他了。赵明诚拿到经书，快马加鞭赶回市政府的机关大院，跟李清照喝酒赏玩，一直看到二更天不舍得睡。

5、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灵峰行记帖》。

此帖是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独自收藏的，不知是友人赠送，还是从别处购买。李清照六十多岁的时候，结识了米芾的儿子、时任敷文阁直学士、右朝议大夫的米友仁，于是取出这件藏品，专程到米友仁家拜访，请米友仁在上面题跋。

以上五样东西，全是字画，没有器物，它们在李清照夫妇全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无论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是九牛一毛。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李清照收拾东西渡江逃难，贵重藏品装满箱笼，光是书籍就装了十五车；另外还有许多不太贵重的藏品，因为不便托运，存在山东老家，堆满了十几间屋子。



二、她会玩牌，会下棋，会“采选”，会“打马”

李清照不仅善诗词，而且会玩。玩分层次，打麻将只是玩，吟诗作赋也是玩，玩赏字画文物也是玩。李清照兼收并蓄，什么都玩，而且玩什么都有一套。

她会玩牌（叶子牌），会下棋，会“采选”，会“打马”。“采选”和“打马”都是“闺房雅戏”，专供富家小姐玩的，具体怎么玩，江湖上失传已久，现代人已经不懂了，但在宋朝颇为盛行，普及程度不亚于扑克和麻将。李清照自豪地说：我玩“采选”太低；玩“打马”，又觉得太俗，太简单，需要在游戏规则上做点改进。晚年时，李清照还真给“打马”做了改进，写成一书，名曰《打马图经》。

宋朝赌风最盛，无论男女，无论贵贱，无论文化程度高低，都喜欢碰碰运气。

即便文化人买书，也离不开赌。譬如你去书摊上买《论语》，标价50文一本，你可以选择交钱拿书，也可以碰碰运气。怎么碰运气

呢？书摊前面有一大圆盘，圆盘上有六十四个小格子，分别对应六十四卦，卖主递给你一个飞镖，然后把圆盘飞快旋转起来，让你往圆盘上扔飞镖，每扔一次，掏两文钱。如果嗖地一镖飞出去，刚好扎到乾卦上，那么好，卖家就会给你一本《论语》；如果扎到别的卦上，对不起，什么也不给。

这种销售方式，深受宋朝人喜欢，当时叫做“扑卖”。开封相国寺里卖史书，卖拓片，卖文物，卖时文，就常用扑卖的方式吸引顾客。以李清照女士的游戏精神，她每月跟丈夫赵明诚去相国寺买古书买碑文时，肯定会拿起飞镖扔个没完。当然，这样扔镖，除了考验买家的暗器功夫，更考验买家的运气；也可能一扔一个准，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书；也可能扔几百回也扎不到乾卦，花上近千文，还是空手而归。

刚才说到李清照夫妇去相国寺买古书买碑文，这其实是他们夫妻在开封居住时最大的爱好。她和他不光买书买碑，也买字画，买秦汉以前的青铜器。买到手，把玩，研究，收藏。玩收藏，是李清照和赵明诚一生中最大的爱好。

点滴

□小青

■2020珠峰高程测量已进入登顶测量阶段。这是时隔15年后，我国再次测量世界最高峰高度。

攀登珠峰有风险，为何一定要靠人力测量？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党亚民表示，目前，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测量珠峰高程的精度，远低于大地测量方法，而且只能测出雪顶的高程。因此，这次珠峰高程测量将综合运用GNSS卫星测量、雪深雷达测量、重力测量、天文测量、卫星遥感等多种技术。其中GNSS接收机、雪深雷达、气象测量和视标等仪器都需要人携带至顶峰。

■《2019年中国海面公报》显示，中国沿海海面平均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2019年平均海面处于近40年最高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消息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系统近期在野外发现一只白色的鹿科动物。经专家鉴定，确认为罕见的野生动物白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创新中心副主任冯利民说，豹子通常情况下都是黄色的，白鹿是因为豹子发生了罕见的白化现象。冯利民说，白鹿、白鹿等在古代被视为国宝或神物，历史上发现白鹿的记录非常罕见。

■“这个全世界第一家24小时书店，到5月31日熄灯为止，一共不间断经营了超过18.6万个小时。”台北诚品敦南店将结束营业。

■日本厚生劳动省最近决定，将疑难病症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基因治疗药“Zolgensma”列为公共医疗保险适用对象，该药使用一次需1.670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02万元），为全球最贵药物。用药对象为未满2岁的患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是由特定基因功能缺失导致肌肉力量下降的疑难病症。幼儿期之前的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1-2人。据称，如果出生后不久就发病，若不使用呼吸机，许多患者在1岁半之前死亡。虽然只需使用一次即完成治疗，但这是医保适用药的本国国内最高价格。

■在现代医疗出现前，医生没有统一的着装，穿便服为患者诊治和手术居多。

19世纪中叶，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巴斯德通过一系列研究，提出微生物感染是引起人类和动物的疾病起因。

巴斯德的“细菌致病”思想引起了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们的注意。在此之前，李斯特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骨折病人的创伤是开放性的，即骨头戳破了皮肤、伤口暴露空气中，那么这个病人就离死期不远了；而那些骨头只碎在皮肤之内、创伤非开放性的患者，大多数都能康复出院。他随即意识到，很可能是医院混乱的环境和医护人员粗陋的习惯，使得手术室内充斥着大量的细菌，最终导致病人因感染而不治身亡。

基于此，李斯特最早对外科手术消毒进行了推广。比如，所有的手术器械都要提前用苯酚浸泡消毒，医生在手术前也需要用5%浓度的苯酚洗手。此外，医生还需要换上干净洁白的衣服作为手术服，这便是现代白大褂的雏形。通过这些措施，李斯特使得病房中的术后死亡率从50%下降至15%。

自那以后，白大褂逐渐流行起来。白色是最容易被弄脏的颜色，有一点儿血污或灰尘便能立刻显现出来，人们因此加强了对白大褂的清洗和消毒工作。

无偿献血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邓笛 编译

我今天献血了。

这是近六年来我第一次献血，在此之前我只献过一次血。

当我反思这件事情时，我悟到了一些道理。这个世界上声称自己乐于助人的人很多，但愿意无偿献血的人却很少。

无偿献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回答很多问题，比如过去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甚至还要回答有关你的性伴侣的情况。你要接受体检，检查有没有艾滋病或其他什么疾病。你要自己承担来往捐赠中心的路程。你要搭上很多时间。你要忍受痛苦，虽然不是那种剧烈的疼痛，但你必须被针扎两次。你要冒一定的风险。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献血是非常安全的。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这个“万一”很可能是致命的。

没有报酬，反要倒贴，且有风险，还不会为受助者所知。如果不是一个精神上纯粹的人，谁愿意做这种事情？

然而，如果没有人献血，就会有人因失血而亡。因此，如果你想遇到一个高尚的人，你就去红十字会献血中心吧。在有偿献血的商业中心，你看不到这些人。我去的时候，还有5个人也在献血。他们都很平静。显然，他们是常客。他们当得起“善良”和“博爱”这两个美好的词汇。

我有了一种冲动，决定每56天来一次。这是合理献血的极限。

我过去也知道必须有人献血。但我总是认为自己太忙了，反正会有别人这么做。

别人会这样做吗？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就知道了。难道他们都得到了帮助吗？没有！一定是大家都在说：“我们太忙了，会有别人来做的。”

做一个奉献者吧。不仅仅是奉献给你的直系亲属，还有那些你不认识的人。

事实上，人们并不吝失去一点血。从五世纪到乔治·华盛顿时代，放血疗法一直是一种医学实践。医生认为周期性的放血可以使病人更健康。这只是过去流行的观点，并没有被现代医学所采纳，但是谁知道古人是怎么想的呢？理发店的招牌是红、白、蓝三色带，这也跟放血疗法有关。红色代表血液，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绷带。过去的理发店有一个项目就是放血，你去理发，顺便让理发师给你放掉一点血。可是那些血，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倒进了垃圾桶。人们认为，放血能改善健康状况，预防生病，甚至有治疗许多疾病的作用。有些老式理发师在帮人放血时会使用水蛭。这听起来有些吓人吧？嗯，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吓倒，照样趋之若鹜。看来，人们并不缺放血的勇气，缺的是奉献精神。

我还有一个奇思异想，或许经常献血可以降低心脏病而死的几率。心脏病是我们的头号杀手。不少心脏病是由于血液凝固造成的。也就是说，血太厚了。也许我们时不时地流一点血，我们的血就不会那么浓稠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妇女都比男子长寿，是不是就是因为她们每个月要流一次血呢？

我还有一个奇思异想，是关于红十字会的标识的，为什么是一个加号？当然，对此，早已经有了权威的解：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瑞士的国旗是红旗中间有白色的加号），这是为了对瑞士表示敬意，因为瑞士的日内瓦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我的奇思异想是这样解释的：当你从自己身上减去某物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加上了某物。



千年遗韵·琵琶（青铜作品）

□何健君

穿山甲与杀生求生

□流沙

我的童年是在浙北山区度过的，这里多石灰岩溶洞。现在很多被开发成了旅游景区。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探险”，洞中最多的动物就是蝙蝠，它们成群吸附在黑暗的洞顶岩壁上，火把一照，因为受了惊扰，会在洞里疯狂飞舞，它们面目可憎，如没大人陪伴，我是万万不敢进洞玩耍的。另外一种生物就是穿山甲，它的样子同样让人惊惧，似蛇非蛇，浑身长满坚硬的鳞片，你只要轻轻碰它，就会卷成一团。

那已是至少三十年前的记忆了，现在听说老家蝙蝠还有，只是零星出现，而穿山甲已鲜见了。

穿山甲是我们这代人童年时代“奇特的玩具”。大人们认为它们可以用嘴挖洞，就像现在的盾构机一样厉害，可以打穿一座山，所以才有了“穿山甲”的名号。但这种动物平时真的很难见到，因为它们喜欢在潮湿的地方挖穴而居，或是喜欢生活在阴凉的洞穴中，昼伏夜出，它们的“穿山本领”一般人是不见的。但也有例外，一些饿极的穿山甲也会在白天出洞，我曾看到过它们用强健的前肢爪掘开蚁洞，将蚂蚁深入洞口，用非常细长的舌头舔食。后来在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里看到蛇、

青蛙的捕食镜头，我觉得穿山甲与它们非常像。

后来离开农村来到城里工作，不少饭店竟然用穿山甲泡酒、红烧作为食物，并说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我就十分抗拒。你们如果像我一样曾经看到过穿山甲的生存环境，还有它们那种让人十分不舒服的模样，是万万不敢把它们的汁液与酒的混合物送入口腔，更别提食用它们的肉了。

应该说，小时候社会没有食用野生动物的风气，穿山甲这样的野生动物被搬上饭桌，应该是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食用它们大致有两种逻辑：一种就是“饮食特权”思维；一种是“以形补形”食疗方法。它们在主人烹饪了穿山甲上桌，主人介绍说“这个食物对身体很好，是千方百计采购得来的，一般地方根本吃不到。”然后，在主人介绍完之后，食客就会得到满满的尊贵感，还有一种“饮食特权”的成就感。

我还看到过一个方子，说穿山甲鳞片对促进女性产后乳汁分泌不足有奇效，还能调理女性月经，有通经活血的功效。我曾听到一位老阿姨说，穿山甲既可以挖穿一座山，那自然可以疏通人体里的经络脉脉。

这不是非常可笑。

穿山甲的鳞片主要由角蛋白组成，这是一种保护性蛋白质。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穿山甲的鳞片类似于我们的指甲成分。假如穿山甲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它们经纶不通时，不知会不会取了我们的指甲用来泡脚呢？

这不是玩笑。人类真的需要一种众生平等理念。

不知我们有没有注意，中医向来是倡导不杀生用药的。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中说：“夫杀生求生，去生更速……”意思是说，自古名贤治病，多不用生命以济危急。孙思邈认为从苍生的角度来看，动物和人类的生命是平等的，不到危急时刻，不能杀生取药。所以他说：“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应该是穿山甲的一种福音，但我所希望的是，它们的鳞片和肉不再被视为有医用价值，希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让人们走向更为文明的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

寻思录

□王国华

小时候好不容易买一本书，一定要从头读到尾，哪怕写得再怎么好。仿佛穷人吃自助餐，不撑到沟满壕平就吃亏了。现在买回书，随便翻翻便扔下，但仍在那不断地买。买只是为了“有”。

见到靠谱的招聘启事，基本都会转发一下，说不准谁就用得上。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因为我转发的信息而找到

了新工作。

没有厚道托底，所谓的机智与犀利只不过是尖锐刻薄而已。

梦像一道闪电，里边有很多内容。人们往往只看见一道白，然后白也消失了。

溪水急匆匆跑向大河。是去救大河，也是为了自救。

小时候爱看故事，每个故事都没见过。成年之后不再迷恋故事，身边的每个故事都超过书中的故事。太阳底下无新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圣人说，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不是挺开心吗？有老朋友（同门同门，

同志老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喝酒叙旧过程中，发现同学脑袋已经被驴踢过，完全理解不了我，而我并不生气，我还不算个君子吗？

有些声音，别人随便一描述，闻者便身临其境。比如石块划玻璃的声音。有些事，不用亲眼目睹，别人随便一讲，你便疼，甚至自行加戏，呈现画面，扩大那疼。

老妈喊：“我们六个……六个！”

●罗胖：话说，在电影或者电视的拍摄现场，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一个镜头明明拍得很满意了，可是导演还是要说，来，再拍一条。这一条往往被称为“保一条”。上一条已经很满意了，为啥还要保一条呢？

有一位导演跟我说，这不是为了安全，不是真的担心声音、画面会出现故障，这其实是导演和演员的一个心理游戏。说上一条可以了，这是告诉演员，你已经有保底的，现在可以自由发挥了。演员这个时候就能进入一种更轻松的状态。这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往往有意外之喜。

所以，在片场，当导演说保一条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放下包袱轻装前行的默契。